

19世纪法国美术

19世纪欧洲美术

19世纪美国美术

西方美术史丛书

蓝色画廊 日出 印象



印象派日出油画

THE GALLERY



翟宗祝 编著

西方美术史丛书

蓝色画廊日出印象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美术史 (4) : 日出印象 / 翟宗祝编著 . —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 6

(蓝色画廊丛书)

ISBN 7-5344-0889-X

I . 西… II . 翟… III . 美术史 - 西方国家 - 近代 IV . J11
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473 号

B序

序 秋山

听到“蓝色画廊”这个标题，已有一些时日。我觉得它很美丽，但不解其义，而不解其义的美丽是最容易记住的。

后来终于知道，这是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的一套讲述欧洲美术史的系列丛书，由翟宗祝先生编写。蓝色，是指欧洲人的眼睛。美术是视觉艺术，从创作者到欣赏者，都需要由眼睛来逼视。几千年来无数双蓝色的眼睛逼视出了一条漫长的走廊，在人类文化的盘陀阵中，这条蓝光荧荧的走廊无疑是其中极重要的一条文明通道。

地中海的水是蓝色的，地中海上空的天也是蓝色的，当这种自然的蓝色进入到欧洲人蓝色的瞳孔，激发出来的是伟大的灵性、壮丽的创造。结果，这种蓝色也就上升为高贵，成为人类精神史上一种宝石般的色调。

如果说，自然界的蓝色是造物主一种方位性的安排，生理上的蓝色是人世间一种群落性的特征，那么，精神史和艺术史上的宝石蓝，则不受方位和群落的限制，而属于全人类。人类文明的色泽很多，但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没有在这条蓝色走廊里徜徉过，无论如何是一种巨大的亏欠和遗憾。

翟宗祝先生是中国人，当他以黝黑的眼睛打量蓝色走廊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因反差而强化的喜悦。这种喜悦，就表现在他津津有味的阐述间，激情洋溢的文字中。从表层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理解和欣赏；从深层意义上说，这是一个觉悟者对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寻访和朝拜。人类共同精神财

富中也有大量东方的内容，世界上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觉悟者，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寻访和朝拜。

我很能体验翟宗祝先生在从事这一文化劳作时的心情。很多年前，当我从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禁锢中开始向外探头探脑的时候，就碰撞到了宝石蓝的耀眼光亮。我花费整整十年的时间沉浸了进去，也是从古希腊出发，一段一段走下来，当我终于走完那条长廊的时候，心里明白，我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想否定自己的人种，也不想放弃立足的文明，但那种高贵的宝石蓝让我永久地抬起头来，时时仰望那个笼罩着整个地球的圣洁天穹。我脚下的土地，我背后的历史，也全都因此而变得光彩奕奕。我想，如果欧洲哪个学者通过东方的走廊而领悟了博大的人类精神，同样也会脱胎换骨成另外一个人。

为此，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学生和下一代能在这样的走廊里多走一走，让他们知道，在他们出生之前，在他们的认知范围之外，人类也已经非常精彩。懂得了这一点，他们会更谦虚也更自豪，更平静也更激动，会洗刷掉很多焦躁之气而走向大安详。现今我们身边总有不少内心烦闷而又出言暴戾的青年人，时时给自己和别人制造着痛苦，疗救他们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我觉得其中一个良方就是让他们从头面对人类文明史，一页页看下去，让他们终于懂得，生命的优秀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蓝色画廊》，应该是可推荐的读物之一吧。当然，它的文化意义远不止此。

谨借卷首篇页，感谢翟宗祝先生，感谢江苏美术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一日，赴欧前夕。



目 录



序 3

卷首语 6

第一章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

法国新古典主义美术 7

1. 神圣的一票 8
2. 少女的泉 19
3. 魂断塞纳河 26

第二章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美术 31

1. 木筏上的惨剧 32
2. 地狱河中的小舟 36
3. 法兰西进行曲 42

第三章 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美术 47

1. 木棚画展 48
2. 不平凡的小山村 56
3. 圣洁的宗教史诗 60
4. 残忍的妓女 68

第四章 19世纪法国印象主义美术 73

1. 裸体风波 74
2. 步步生莲 80
3. 从未尝过禁果的夏娃 85
4. 一位穿针引线的画家 95
5. 长眠于地下的亿万富翁 101

第五章 19世纪西方其它国家美术 111

1. 英国之魂 112
2. 白色交响曲 119
3. 贵妇人的摇钱树 124
4. 伤感的爱情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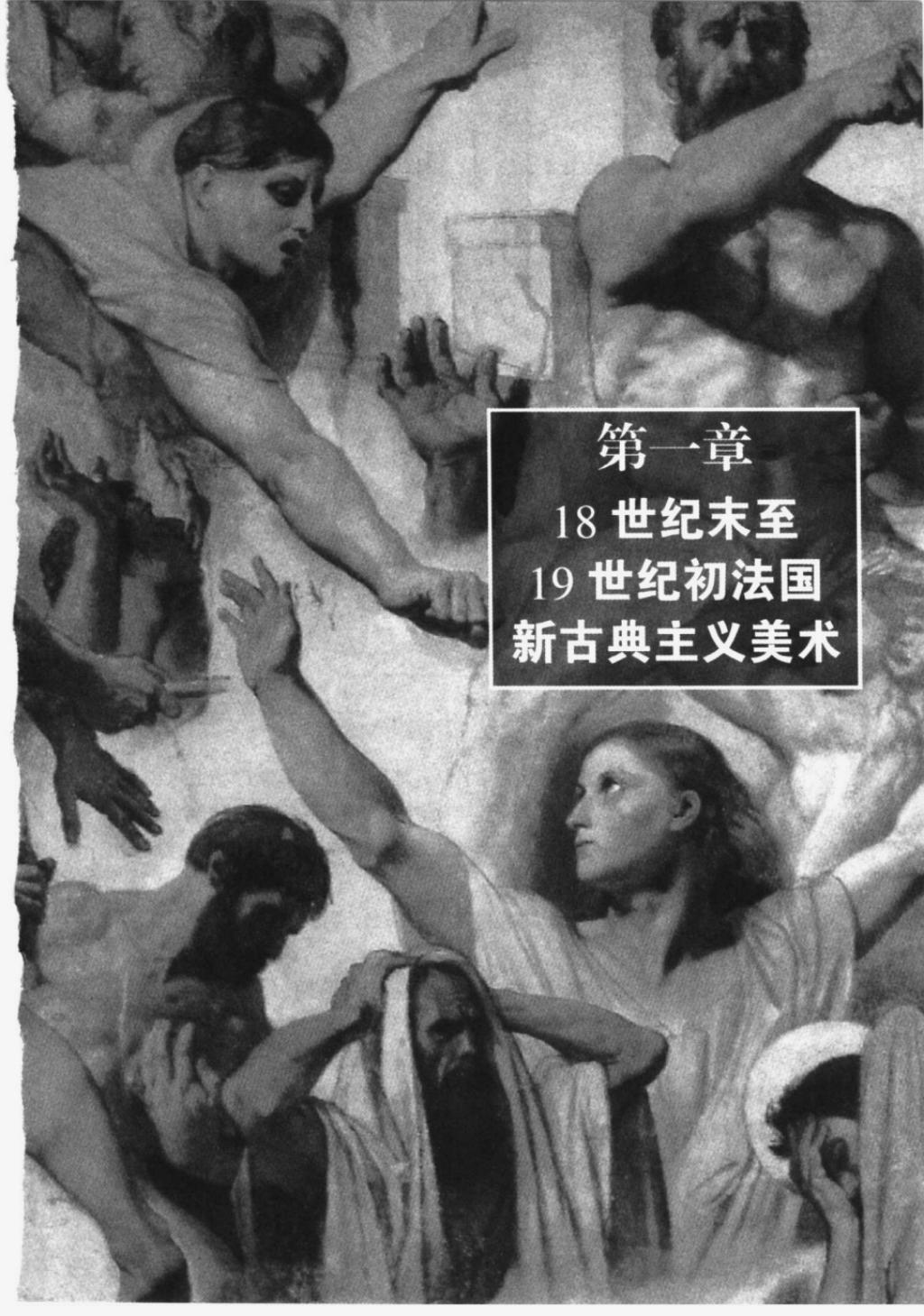


卷首语

历史像无垠的大海生生不息，它既无开端又无结束。生命繁衍，生生死死，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人类只有在生命之旅的石阶上留下足迹，当一代消失之后，才不至于无影无踪。

生命起源于海，文明来自海上的人。地中海是哺育欧洲文明的摇篮。很早很早以前，在荒凉的海岸附近，璀璨夺目的希腊神话于混沌中孕育成形，这时从黑暗的底层已开始升起瑞祥之光，维纳斯从海水中冉冉升起，希腊人在深蓝色海天之间，笼罩在金色光环之中。光色反射，染成了他们的蓝眼睛。他们以冷峻的目光审视那在清澈的万顷碧波上衬托出来的清晰剪影：天、地、人之间的本质联系被理智的希腊人铭刻在脑海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分析、计算、模拟和创造，终于在这块不毛之地上点燃了人类智慧之光，谱写着欧洲的蓝色文明……

数千年来，这些蓝眼睛的欧洲人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建起了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蓝色画廊”，那满目琳琅的绘画、雕刻、建筑和工艺品，记载着西方的文明史。这些文化财宝不仅是欧洲人的，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如果你有兴趣走进这座画廊，不仅可以大饱眼福，而且还会从中受到很多很多启迪。



第一章
18世纪末至
19世纪初法国
新古典主义美术



前进，祖国儿女，
快奋起，光荣的一天等着你！
你看暴君正对着你们举起染满鲜血的旗，
听见没有？凶残的士兵嗥叫在我们国土上，
他们冲到你身边，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郎。
武装起来，同胞，
把队伍组织好！前进！前进！
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

——《马赛曲》



1793年1月21日，法国巴黎的革命广场上人山人海，军队阵势威严。广场中央的绞刑架上站着一个人，他就是欧洲君主专制的象征，威严的、不可一世的神授君主路易十六。

从豪华的宫殿走上断头台，实实在在地说明了法国的封建专制气数已尽。

法国君主政体的各种制度大致形成于路易十四时期，路易十四把君主制度的权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路易十六，继续用与其祖辈同样的政府和御前会议进行统治，但其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已达到极点。有四千多名贵族出没于宫廷，在凡尔赛宫簇拥着国王，他们服饰华丽，成天赌博、举办庆典、组织演出、外出狩猎，挥金如土。至于大小贵族、僧侣也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在城市里养活100个可怜虫的奢侈品使得10万个穷人为之



丧生”。(卢梭语,引自《法国大革命史》41页)。

与此同时,继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后,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欧洲迅速发展。法国的资产者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越来越感觉他们与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处于敌对地位。因此在1789年国王召开的三级会议期间,资产阶级以增加第三等级代表为由,领导着法国人民群众,为反对封建贵族特权,争取第三等级在国民议会中的合法席位和权利,而引发了一场巴黎暴动,并由此拉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序幕。当国王企图动用军队来解散国民议会时,巴黎人民干预并挽救了束手无策的国民议会。人民行动起来了:关闭交易所和游艺场,股票下跌,警钟长鸣,军火商店被一抢而空。为得到武器,人群还涌向残废军人院,冲进巴士底监狱。人民武装起来了,法国的诗人们唱着:

当法兰西怒火满腔,
举起巨人的臂膀,
它的誓言震撼着天空、大地和海洋。
它顿足盟誓,不获自由绝不罢休……

在强大的人民力量的面前,国王乔装打扮成侍从模样,乘着马车企图出逃国外,但半路上被识破后押解回巴黎。国民自卫队组成人墙,倒持枪支,面对这似乎是送殡的队列,国王悲戚戚,预感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1793年1月14日,国民议会就一份“路易·卡佩罪行公诉状”,由议员们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以387票对334票的多数通过,宣判了国王死刑。

就在这次投票中,有一位年轻的画家也投下了神圣的一票,赞成判决国王死刑,这位画家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创始人大卫特。

杰克·路易·大卫特(1748~1825),出身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自幼失去父亲，由其叔父和一位叫德麦戎的建筑师抚养成人。他的第一位老师是著名的罗可可画家布歇。布歇与他家是亲戚关系，所以对大卫特倍加关心和爱护。后来，大卫特就学于法国皇家美术学院，以维恩教授为师。毕业创作荣获罗马大奖，赴意大利求学。在意大利他醉心于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大师们的不朽作品，这对他建立新古典主义的画风产生极大的影响。回国以后，正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山雨欲来，巴黎的大街小巷似乎已经闻到了火药味，年轻气盛的大卫特精神振奋，拿起画笔，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三幅具有鼓动性的作品——《贝里采尔》、《荷拉斯三兄弟之誓》和《布吕特斯》。

《贝里采尔》(又名《乞食者贝里采尔》，1781年作)描绘古罗马帝国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贝里采尔，在他双目失明之后，被皇帝遗弃而流浪街头乞食为生的悲惨故事。画面上：年老失明的将军抱着自己的幼女，坐在拜占廷街头那高大建筑物的柱脚下向人乞食，一个年轻的妇女正在向他施舍，而前面有一位尚未退职的将军以无比惊愕的神态目睹这眼前的现实。这件作品引起了人们对忘恩负义的国王的憎恨，画家的目的就是把这种憎恨情绪引向法国封建王朝。

《荷拉斯三兄弟之誓》作于1784年。荷拉斯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家族。古罗马在建立共和制的历史时期，罗马人曾与伊特鲁里亚的古利茨亚发生战争，由于双方比邻，人民之间历来有通婚关系。为了不让流血厮杀再度发生，双方头领达成协议，各选三名勇士来进行格斗，以胜败来决定谁掌握罗马城与阿尔贝城的最高统治权。这幅画表现老荷拉斯正手握三把剑，准备发给他的三个儿子，并鼓励他们奔赴战场，为祖国而战。三兄弟伸出右手向宝剑宣誓：“倘若不能胜利回来，就拼死在沙场！”画面的右角是三勇士的母亲、妻儿和姐妹。母亲替孩儿担心，心如刀绞；妻子搂着自己的孩子泣不成声；而三兄弟的一位胞妹已是敌方兄弟之一的未婚妻，不论谁胜谁败，



《荷拉斯三兄弟之誓》大卫特(法国) 三兄弟决心拼死沙场，母亲、妻妹心碎断肠。

《布吕特斯》大卫特(法国) 大义灭亲，布吕特斯处决了反对罗马共和制的亲生骨肉。





对她都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老荷拉斯及其三个儿子的神态刻画中，充分表现了他们大义凛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英雄气概。

《布吕特斯》这幅画描写热衷于共和政体的古罗马英雄布吕特斯处死了反对罗马共和政体的亲生儿子的悲壮情节。画面上，画家把布吕特斯安放在色彩较暗的左角位置，从他那沉思的表情，可以看出此刻他那坚决而又悲痛的复杂内心活动；右边的几位妇女已哭成一团，她们眼看着亲人的尸体从远处抬走。这是一个撕裂人心的悲剧场面，鼓动性极强，它鼓舞巴黎人民为共和而战，即使是亲生父子，也要把争取共和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这些作品，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正式爆发，大卫特成了大革命的积极活动家。他不仅是雅各宾派重要成员、国民议会议员，而且还身兼数职：公安委员、雅各宾俱乐部主席、艺术委员会和国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领导群众游行，关心纪念物的布置，设计服装新式样，创立卢浮美术馆，并下令封闭了皇家美术学院。他认为：“那缺少人类美德的历代暴君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是奖励淫靡风俗，使各种艺术堕落为仅供少数逸乐之徒所好而作。因此，美术学院将天才的人们以及抱着道德与纯粹思想来到这里的一切人们，逼得无路可走了。”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大卫特还创作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伟大作品，如《球厅宣誓》、《列比列蒂埃》、《马拉之死》、《巴拉之死》等。这些作品不再以古希腊古罗马的英雄人物为题材，而是表现当代的英雄，大革命活动家、烈士以及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件。如《球厅宣誓》这幅巨制油画本来可以把1789年6月20日三级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传为不朽。画面表现的是在巴黎暴动前夕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原定于默尼大厅，但6月20日清晨，第三等级代表发现大厅四门紧闭，原来是国王下令关闭大厅，阻止三级会议的召开。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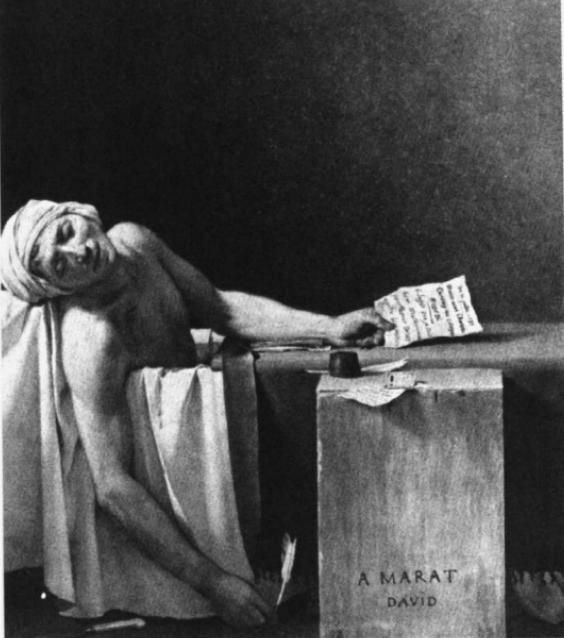
厅，在一派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所有代表参加了表达坚定斗争意志的“网球场宣誓”。画家准备以宏伟构图来记录这场暴风雨来临前夕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但因革命形势迅速发展，7月14日发生巴黎暴动，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监狱，大卫特只好暂时搁下画笔，投入革命斗争激流之中，因此使这一作品没有最后完成。然而从几幅保留下来的草图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场面：画面上站在高处正在宣读誓约的是第三等级领袖之一——巴依，窗上的帷幔被狂风暴雨所撕破，透过窗户还可以看到窗外人山人海，他们在那保卫着人民代表。从这些草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画家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寄予了多么大的热情！

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死，欧洲对这些弑君者发动了无情的战争，保皇党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斗争也达到白热化。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暂时取得了领导权。身为雅各宾派的成员大卫特在这个时期画了许多革命家的肖像，如《列比列蒂埃》、《巴拉之死》、《马拉之死》。这些不是一般的肖像画，而是为大革命建立英勇功勋的英雄人物的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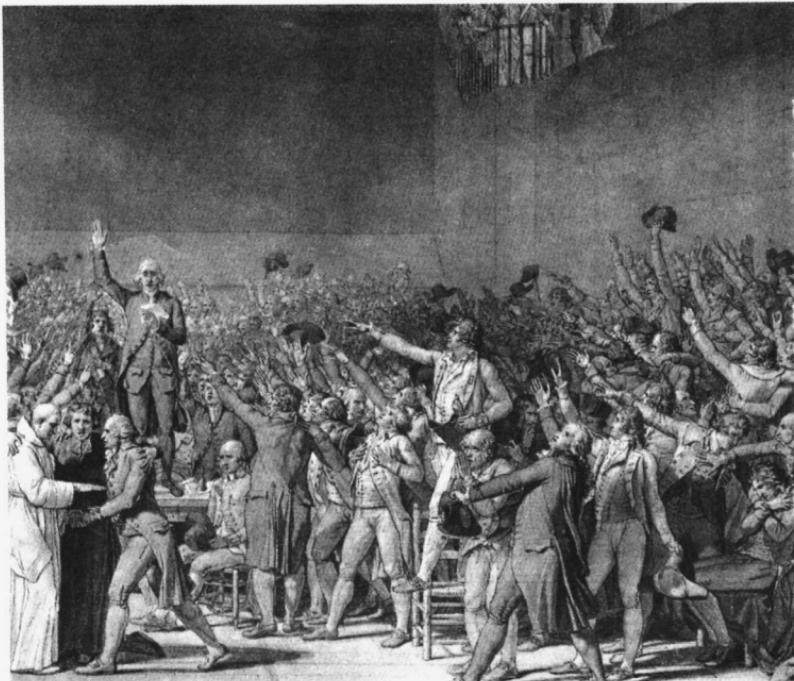
《马拉之死》是他为在大革命中英勇献身的一位英雄人物而作。马拉是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又是该派舆论喉舌——《人民之友》报的主办人。1793年7月13日，在国王被处死不到半年，他就被保皇党吉伦特派派遣一名女杀手夏绿蒂·科尔兑以申请困难救济为名，潜入马拉的浴间所谋害。马拉在当时的恐怖年代，为了革命工作常躲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染上一身湿疹，为此他每天得花几个小时浸在浴缸里进行水疗。因公务繁忙，已形成一边治疗，一边工作的习惯，致使杀手有机可乘，将他杀死在浴缸里。

马拉被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有人义愤填膺，大声高呼：“大卫特，你在那里，你该拿起你的笔，为马拉报仇。”大卫特在马拉被刺后的两小时即赶赴现场，亲眼目睹了马拉被害的惨景，面对激愤的人群，满怀激情

《马拉之死》大卫特(法国) 恐怖的暗杀,马拉死于浴缸之中。



《球厅宣誓》大卫特(法国) 大革命的暴风雨,激动人心的“网球厅宣誓”。





地答应：“我一定画一幅。”后来他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幅杰作。

画面上，马拉似乎熟睡在浴缸里，殷红的血从胸口流出，他的左手还紧紧握着凶手科尔兑递给他的申请救济的便笺，右手握着鹅毛笔，无力地垂落在浴缸外。当然，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但是匕首还掷在地上。大卫特在这幅画上没有去过分渲染马拉痛苦的表情，一方面是为了表现马拉视死如归的英雄品质，另一方面表现了画家对英雄的深切感情。马拉犹如在睡梦之中，这样处理，更能激起法国人民为之崇敬和哀痛。

1794年7月2日，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热月党人发动了“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派专政，革命形势急转而下。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被送上断头台，马拉及小英雄巴拉的遗骸被赶出先贤祠，禁止唱《马赛曲》，大卫特替勒佩勒蒂埃以及马拉所绘制的肖像被从国民公会议会厅搬走，大卫特本人也被罗列了十七条罪状而被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1799年又发生了“雾月政变”，拿破仑于1804年建立了第一帝国。拿破仑执政后，立即把大卫特从狱中请出来。不过出狱后，他的革命热情已大大降温。他深居简出，情绪消沉，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这时他从他的画室里找出一幅搁置多年的油画画稿。抹去灰尘，重新加工绘制，以这幅画来填补他此刻的沮丧和空虚的心灵。这幅画名为《劫夺萨平妇女》。

相传罗慕路斯建成罗马城后，城内居民很少，特别是缺乏女性，邻近地方的居民又都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罗马人，因此罗马民族的发展成了大问题，此事实令罗慕路斯忧虑和烦恼。经元老院研究，他们决定使用欺骗手段去人丁兴旺的邻地萨平夺取妇女。那天，罗慕路斯邀请萨平的居民前往罗马城参加狂欢节，大批身强力壮、年轻美貌的罗马青年男子混在欢乐的人群中，把萨平的姑娘们连哄带骗，拐跑一空。萨平国王知道这件丑事后，十分气愤，立即动员全国训练兵丁，准备攻打罗马城，以报仇雪恨。经过多